

国花夕拾

脚下的新鞋总是与母爱紧紧联系在一起。而每双穿上新鞋的脚,都牵引着母亲深情的目光。长长的人生路,有绵绵的母爱相伴,那是多么的幸福!

新鞋里的绵绵爱意

■ 老九

我刚刚退休,而我的儿子新参加工作,这是标准的新老交替。过年时,我给他发一个红包,言明专款专用,买一双新鞋。他善解人意,买了新鞋就穿脚上,并拍下视频发我看,让我开心。我是真的很开心,回复:新年新鞋走新路。

数度点开他拍摄的这个短视频,眼帘也不觉出现了一系列与自己生命相关的鞋的画面。

最先想到的是我10岁时,奶奶给做的一双新布鞋。那双鞋是一双黑灯芯绒鞋面,元宝口的传统布底鞋,穿在脚上,立马吸引了村里人的目光。有人说,这么好看的新鞋,怎么不等到过年的时候呢?平时穿脚上,太可惜了。在乡下人的观念中,新鞋是不应该在平时穿的,平时穿新鞋是一种奢侈。

这种观念,也许还不能完全归结为物质的匮乏。买布要钱,要凭下发的布票,这当然都是高得让人叫天的门槛;但除了这个,做工也绝不简单。乡下人的布鞋,工艺比较复杂,鞋底和鞋帮分开做,最后合二为一。鞋底和鞋帮都需要一种“邦子”,这个是做鞋的重要材料,由各种旧布破布的充分利用而成。在秋高气爽时节,用煮好的一盆面糊,将旧布破布一层一层贴到门板上,像百衲衣,如万国旗,让它们化零为整,互相咬合,彼此帮衬,成为整面门板大的一块,晾晒干。这干了的硬邦邦一大块邦子,小心撕下,卷拢,就是日后做鞋最重要的材料。鞋底是上下各一层布,中间要几层邦子,还要加一些老笋壳,乡

下人叫“仿布壳”,这样可以节省一些邦子,千针万线密匝匝纳结实,成鞋底。鞋帮也至少要一层邦子,邦子下一层布衬里,邦子上加上一层档次的鞋面布。备齐了这些材料,就可以开工了。鞋底和鞋帮的制作,都是技术活。

手工做鞋,大约可以归类为“女红”一类,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,几乎是所有女性必然学会的手艺。不会这些,也就难以胜任贤妻良母角色。一家之主妇,可以不会做衣服,但不可以不会做鞋。在我的童年时代,家乡的农家做衣服都是一年凭布票买了布,请一个裁缝来家做一两天,却绝对没有哪家会请人上门来帮助做鞋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一家三代人的脚,完全在一个主妇的手上,她用零碎或牺牲睡眠的时间,呵护打理一家人的脚。做鞋的工艺水准且不论,会做是起码的,否则,让一家人赤脚与大地零距离接洽?

在我的印象中,乡村的夜晚,家家都会响起一种异曲同工的“呼——呼——”声。这声音当然没有户外的风声那么大大。户外的风声,是风吹拂过树梢和屋檐摩擦而起,完全大自然物理属性,不带丝毫情感;而我说的这种较之自然风声稍小,是针线穿过鞋底拉进拉出而生,其中所蕴含的情愫就丰富了太多,太多。细细辨认,其中做给丈夫和做给儿子的会不同,做给婆婆和做给女儿的又不同,尤其是做给将出门远行的儿子和出阁远嫁的女儿,那真是饱含了母亲的万千柔情,万千蜜意。足蹬这双鞋者,想到深夜母亲那油灯下的劳作,那母亲双手的温暖,一定会足下添翼,浑身

身长力。想那唐人孟郊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的诗句,我一直感觉他选错了材料,不该选衣,而该选鞋。选衣大而无当;选鞋会让天下人读诗时脚板底下一热!也心头一热!

我对奶奶做鞋的画面,可以说是刻骨铭心。

朦胧睡意中,在“呼——呼——”的线穿鞋底讲述声里,我看到奶奶在纳鞋底。她将针头于头发中蹭一蹭,然后扎进鞋底,用右手中指间落满小麻点的顶圈顶进,再用针夹夹紧拔出,随后就是抽拉长长的绳索,“呼——呼——”。这牵拽的当中,她暂时不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到鞋底寻觅针脚,大可以神经松弛片刻,目光也是一时空蒙。我不知她在想什么。绳索拉到底了,她回过神,用针夹缠绕绳索,借用针夹勒紧,之后,继续寻找下一针的针脚,依照程序,继续拉绳索“呼——呼——”。油灯投映她的身影在土墙上,放得大大的。那针线穿越鞋底的声响,似乎是在给她的动作配乐。多年后,我会拉琴,会于缓急轻重中用情,一手运弓一手揉弦,运的是满弓,揉的是指揉加腕揉,一恍惚,我以为自己指尖上的弦就是那根鞋底间穿越的针线……

村里做鞋手艺巧的女人,总是被人格外敬重。因为有冬天的高帮棉鞋,还有姑娘出嫁的嫁妆鞋,许多人需要她们指导,往往都会供不应求。一些行将出阁的村姑,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学做鞋技术不算,还会抓住机遇向村里的高手讨教。这学做鞋技艺的过程,一定有诸多对将来家庭

的美好憧憬吧?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村落,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家庭,其中诸多的不确定性,与自己手中的一针一线有千丝万缕的牵连,这多像一行行字导进的一本书,书中有起承转合,还有峰峦迭起,大开大合,大悲大喜。

我的母亲自然也是会做鞋的。她年轻时在城里工作,并不会做鞋,后来随父亲落难到祖籍做了农妇,她就开始学做鞋了。插秧割稻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农活,她没有学会,在生产队的集体农活中,只能干挑秧挑稻的力气活,但做鞋的手艺她学会了。我儿子出生时,她不但自己动手给孙子做绒线衣裤,她还有心情做棉鞋,是那种纳细密针脚鞋底、灯芯绒面的小棉鞋。她不厌其烦地将这些从湖北寄到苏州。却因为购买方便、适用等原因,她的劳作都没有派上用场。如今,母亲已离世多年,但她亲手做的绒线衣裤和小棉鞋,依然和我们一起。每年夏天,我都会在阳台上晾晒它们,珍藏它们。手捧这双小鞋,就像握着母亲的双手!

如今的生活,手工鞋几乎是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,购买新鞋极其便宜。但在我看来,脚下的新鞋总是与母爱紧紧联系在一起。而每双穿上新鞋的脚,都牵引着母亲深情的目光。我希望刚工作的儿子新年穿新鞋,走新路,他能从新鞋中想到母亲、祖母,最好更遥远一点——父亲的祖母。长长的人生路,有绵绵的母爱相伴,那是多么的幸福!

愿天下人在新年里,都足下有新鞋,眼前有新路。

心灵舒坊

■ 牛德思

雪花从天空中洋洋洒洒地落下,摇晃着落进依旧灯火通明的火车站,在人来车往的站台堆砌。往来奔走的民警在火车站站台呼喊维持秩序,确保着每一位下车的旅客都能够安心出站,呼出的水汽在头顶升腾,连带着那道身影像一支藏青色的白色火炬,雪花跌落其中,融化在体温里,一如既往地凝结成微光。

和夜班的同事交接完工作返回派出所,晚餐时,听着大家热烈地讨论着“冰墩墩”“和平鸽”“火炬”等内容,身边融入不了话题的同事有些失落,外出执勤的他那天没能赶上冬奥会开幕式的直播,我笑着对他说,你就是场外排队的那只“和平鸽”,虽然没有看直播,但你的工作和付出不就是张艺谋导演说的“每一个中国人的故事”吗?听了我的安慰,他才一扫失落,兴高采烈地加入聊天。

走出食堂,檐下摇晃的红灯笼还带着春节的欢庆,回想着开幕式的精彩,我不禁有些感慨,张艺谋导演说“这是一朵雪花的故事,也是小小的我的故事,同时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故事。”运动员入场环节,引导员手持“雪花引导牌”带领运动员们轮番登场。每片“雪花”与“中国结”纹样巧妙结合在一起,以线条造型,展现出简洁、空灵、浪漫的冰雪美学。同时,没有一片雪花是相同的,把中国人对于“和而不同,美美与共”的理解融入到了雪花的设计中。尤其是小火炬的大胆设计,从各种意义上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,明明是寒冷的冬日,却有了一团热火在心中燃烧的温暖感。

天色灰暗,路灯骤亮,细碎的雪花在灯光里打着旋,路上的行人不多,路过车站,那些身影还在,不一样的身形,一样的坚守,在橘黄的灯光覆盖下,在我眼中逐渐与那个巨大雪花中的微小火炬重合。回想冬奥期间大家工作的点点滴滴,我蓦然惊觉,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跋涉巡查,在寒冷的站台坚守立岗,在安检岗一丝不苟地盯控,在办公室点灯熬夜处理材料,单独来看任何人之间毫无联系,只有加班加点的劳累和不能回家的苦闷,但如果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,那么每个人就像是一块独一无二的拼图,在一个高远统一的主题下组建成一片名为团结的雪花,我们就是雪花纹路的延伸,伴着每一条铁路抵达安全幸福的远方。

对家庭,雪花是一张全家福;对单位,雪花是一块集体奖牌;对社会,雪花是一幅城市建设规划图;对国家,雪花是一张人民幸福的壮丽画卷。

是啊,星火燎原。想到这,连日加班的疲惫仿佛都随着手中的雪花一同消散,冬奥会圆满成功的拼图也有我一份,幸福也是。



飞雪

徐建军摄

台阶上哭泣的男孩

■ 毛庆明

我不知道在今后的日子里,他能不能处理好幻想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,但我希望,他能将美好的想象力保持得更久一些,毕竟,那是童年该有的样子。

虽说是初春,但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,天黑得也早。忙完一天的事儿,我到家的時候天已擦黑。

楼下门厅前的台阶上,坐着一个小男孩,大约七八岁的模样,瘦,肥大的冬季校服穿在身上有些晃荡,背着双肩书包。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,借着落日余晖,我发现男孩在哭。

心里咯噔了一下,下意识地,我停住了脚步。问他是哪家的,多大了,这是怎么了?男孩说他是16楼的,上二年级,忘了做作业,被妈妈赶出来了。

现在的高层住宅,人与人之间隔膜得很,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男孩,也不知道他的家长是谁。想了想,我给物业打了电话。很快,物业的值班经理来了。

经理问了下情况,表示要送男孩回家。男孩死活不肯,说他妈妈是不会让他进门的。经理问他爸爸呢,他说爸爸是师范的老师,很忙,现在还没回来呢。男孩说他妈妈是幼儿园老师,家里还有

个5岁的弟弟。男孩眼角有两条很长的抓痕,已经结痂,我问他抓痕是怎么回事, he说是弟弟抓的。

这是个面相很聪明的男孩子,并且内心善良。他叙述事情条理清晰,也懂得尊老爱幼。

我和物业经理商量了一下,决定由他上楼联系男孩的家人,而我留在原地陪伴男孩,以免他走失。暮色越发浓烈,江南的夜晚,露水快下来了。我让男孩取下书包垫在冰冷的台阶上,男孩很听话地坐在了书包上,我在男孩身边坐下,开始聊天。

原来,男孩就在小区附近的小学上二年级,但是学习一直很不好,相比较而言,数学更差一些,作业题目都不会做。我能理解,父母都是老师的家庭,特别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好,因为他们见过很多优秀学生,心目中形成的好学生标准非常高,同时也会有意无意地用这个高标准对应自己的孩子;对于外界而言,也会认为一个连自己孩子也教不好的老师,算不上好老师。这种内外

交困的状况持续久了,身为教师的父母越发欠缺耐心。男孩每每有题目不会做,去问母亲,母亲就说三个字:自己想。我问男孩为什么不会做题,是不是老师讲的听不懂?男孩清澈的眼睛特别真诚地看着我:我上课总是走神,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。我问他上课的时候都在想什么,男孩眼睛开始放光:比如老师在讲课,我就看到我的道法书在飞来飞去,一会儿飞到同学抽屉里,一会儿又飞到讲台上,一会儿又飞不见了,然后我就在想,一定是被哪个也在修仙的同学偷去了,可是那么多同学,到底是哪个同学呢……

我差点笑出声,这男孩太可爱了,相比同龄的孩子,他有着更为丰富的想象力。想象力是个好东西,它成就了哈利波特魔法世界,成就了一世纠葛的汤姆和杰瑞、漫游仙境的美丽女孩爱丽丝,以及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小老鼠舒克和贝塔。多么可贵的想象力,我其实很想鼓励男孩继续这样的天马行空,但是不能,我只能像个知心大娘一样用干巴巴的语言告诉他,大人的世界和孩子不同,

我们要相互理解相互让步,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好好听课,好好写作业,这样妈妈会高兴,你下课的时候,还有作业做完的时候,就可以继续幻想了。

男孩听了我的话,认真地点了点头,我为他的乖巧而感到心疼。他并不是故意要惹妈妈生气,只是他这个年龄无法像大人一样约束自己。

这时,物业经理返回来了,他说已经和男孩的妈妈沟通过了,男孩的妈妈也在楼上关注着男孩的动向,并且已经打电话给他爸爸了。男孩赶紧问经理: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?经理说就快回来了。男孩立刻如释重负的神态,说他等爸爸回来后一起回家。

我叮嘱他,一定要等爸爸,不要乱跑。这才起身上楼回家,进电梯前我又看了一眼男孩,他小小的背影,在宽大的台阶上显得很无助。我不知道在今后的日子里,他能不能处理好幻想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,但我希望,他能将美好的想象力保持得更久一些,毕竟,那是童年该有的样子。

明女的书,封内照片上的她依然浓如墨、肤白胜雪,像是一朵透着幽香的梅,更像一泓静水流深的湖。

■ 徐茂雯

翟明女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,毕业之后,我留校继续读研,她回到老家淮安工作。此一别,就是20多年。杜甫说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”,原也是可以理解的存在常态。偶尔的电话也是有的,一次是十多年前她向我寻找一位老师的电话,一次是去年她给我寄书之前。

明女给我寄来她的学术专著《今文〈尚书〉汉字文化研究》,这是我压根儿想不到的。我想不到明女会寄给我博士论文,我满腔热情地认为她寄给我的是个人诗集或散文集;我想不到明女在这个年龄完成博士学业,我们早已四十开外、青春不在;我想不到明女会以今文《尚书》为研究对象,做着考据训诂如此寂寞的工作。

遥想同窗时光,彼时的明女文静清秀、聪慧敏捷,言语温婉而自带光辉,她学过绘画,我见到她给女同学速写,少顷工夫便可告成。大四时,女生们在常熟中学实习,周末,在莫城中学实习的男生们来串门,大伙儿就一起爬虞山、游兴福寺、登剑门,短头发戴眼镜穿白色针织套头线衫的明女,与同学们畅谈欢笑,言辞潇洒,那时节天清气朗、阳光明媚。

《尚书》是上古之书,它的难懂是出了名的,连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都说,“周诰殷盘,佶屈聱牙。”但明女偏偏迎难而上,乐此不疲,她深爱今文《尚书》,孜孜矻矻,追本穷源,听说在淮阴工学院就开设过“《尚书》阅读与研究”课程。因为这个难以割舍的爱好和对学术专精的追求,她考取扬州大学著名尚书学研究专家钱宗武教授的博士生,执弟子礼,潜心研究《尚书》学。《今文〈尚书〉汉字文化研究》基于她的博士论文,经修改后出版,是她博士学业的心血结晶。钱宗武教授在《序》中对明女的研究赞有加,认为“全书理念新颖、思路清晰、观点正确、方法科学,既超越了传统的考据之学,又显现出当代学术研究之趋势,可为上古典籍的汉字文化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。”

《尚书》难懂,资料匮乏,在日复一日的文献资料爬梳中,明女发现“《尚书》的汉字文化研究目前明显薄弱,研究成果不多且零散,研究的系统性不强。《尚书》中已被关注到的汉字仅有罚、德、天、慎、和等几个汉字。”这是现状,也是明女论文可以履践的前人之肩。明女采取了“竭泽而渔”“穷原竟委”穷尽性的语料整理方法,将今文《尚书》汉字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

短发干练的明女,论文同样爽朗飒然。《今文〈尚书〉汉字文化研究》一书结构极其简明,从章节的标题来看,貌似不过研究了天、德、罚、民、酒五个字,提炼与阐述了“敬天文化”“明德文化”“慎罚文化”“保民文化”“饮酒文化”等中华文化基因。但明女的研究却是相当坚实的。众所周知,谈神说玄容易,说文解字很难。明女20万字的论文,却字字饱满厚重,从悠远的中华古文字、古文化中来,旁征博引层层递进,考据训诂精准缜密。我非常佩服明女简洁明快的论述风格,短句式,果断利落,表意明确,让令人头疼的今文《尚书》变得可以一读,可以亲近。这是明女的高明处,也是她以一己之力对今文《尚书》研究、推广与传播所作的贡献。

完成博士学业有多辛苦,试过的人都知道。正因为我是半途而废者,我很想知道明女是怎么做到的。读博期间,她还要工作,还要一人同时分饰女儿、母亲、妻子的多重角色,难道她的一天有72小时?难道她拥有三头六臂?看明女的这本书,封内照片上的她依然浓如墨、肤白胜雪,像是一朵透着幽香的梅,更像一泓静水流深的湖。

明女也研究古今中外的诗,尝试创作旧体诗和新诗。她在微信上对我说,“茂雯,我想和你一样成为一名诗人。”我吓得不敢接话,以她的底蕴一定会写得很好,她把我想走的路都走完,是想让我飞吗?

素色清欢

静水深流的明女

